

2007年英國書市回顧

蔡明燁 ◎ 英國里茲大學傳播研究所研究員暨文字工作者

今年的英國書市說得上高潮迭起，除了三個全國性的年度大獎——科斯塔文學獎（Costa Book Awards）、柑橘小說獎（Orange Prize for Fiction）及曼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各有話題之外，200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也獎落英倫，88歲的萊辛（Doris Lessing）成爲最高齡的桂冠得主。此外，兩部非常重要的完結篇相繼在今年問世，包括羅琳（J. K. Rowling）的《哈利波特與致命聖物》（*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爲風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畫下句點；英國著名偵探小說家蘭金（Ian Rankin）所創造的愛丁堡警探雷布斯（John Rebus），也在二十年風雲之後決定謝幕！所以當我們回顧過去一年來的書市概況時，不妨以上述幾樁盛事來架構2007年英國文壇的來龍去脈。

◆ 科斯塔文學獎

自1971年即在英語文壇享有盛名的惠特比文學獎（Whitbread Book Awards），從今年起改由科斯塔咖啡接手主辦，而第一屆科斯塔文學獎在今年2月揭曉，由女作家潘妮（Stef Penney）的首部小說《狼之柔情》（*The Tenderness of Wolves*）獲得了「年度代表作（Book of the Year）」的殊榮。

與《狼之柔情》同時角逐年度代表作的還包括小說組得主——包伊德（William Boyd）的《煩躁不安》（*Restless*）；傳記組得主——湯普森（Brian Thompson）的《保持沉默》（*Keeping Mom*）；詩集組得主——海恩斯（John Haynes）的《給佩玄斯的信》（*Letter to Patience*）；以及童書組得主——紐柏力（Linda Newbery）的《金科玉律》（*Set in Stone*）。上一回由首部小說摘下年度代表作桂冠已是12年前的事，阿特金森（Kate Atkinson）以《博物館幕後》（*Behind the Scenes at the Museum*）在1995年崛起文壇，現已是英國小說界的一員大將！

潘妮患有公共空間恐懼症，很少外出，也很排斥面對媒體，外界對她所知甚少，僅知她於1969年出生於愛丁堡，有一個姐姐，母親是退休圖書館員，父親曾經從商，後來成爲藝術界的專業資金籌措者。潘妮先在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攻讀哲學與神學，後來又到一家藝術學院主修電影，成績優異，畢業時還成爲商業電視臺卡爾頓（Carlton Television）指名培養的寫手，不過也就是在這幾年間，潘妮開始出現了恐懼症的徵兆，任何交通工具都會讓她心跳加速、冷汗淋漓，直到她幾乎無法呼吸、暈死過去。

所幸在藥物控制、心理治療，以及巨大意志力的幫助之下，潘妮竭盡所能過著正常的生活。她搬到倫敦定居，撰寫電影劇本，透過電話與演員和片場聯繫，可惜到了1990年代末期，



她的恐懼症驟然惡化，迫使她放棄了編劇的工作，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她決定開始動筆寫小說，因為這是她自己一個人在家獨力完成的事情，而《狼之柔情》也就是潘妮在這段黑暗歲月成就的力作。

小說背景設於 1860 年代加拿大白雪紛飛的曠野，患有公共空間恐懼症的女主人翁帶領讀者進入一個交織了謀殺、尋人、拓荒故事的傳奇世界，潘妮的文字技巧扣人心弦、美不勝收，使你完全忘記作者本人根本從未履足加拿大，書中的一切都是她憑藉大英圖書館的資料和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創造出來的產物！正如評審團主席亞努奇（Armando Iannucci）所強調的：「潘妮的小說驗證的正是純文學強大的力量。」

不過科斯達文學獎雖然在今年擊出了漂亮的第一棒，比起聲譽日隆的柑橘獎和曼布克獎來，終歸還是略遜一籌。我曾在另一篇比較英國文學大獎的文章裡指出，柑橘獎在 1996 年的異軍突起，曾讓布克獎及惠特比獎備感威脅，因此布克獎在 2002 年由曼集團接手改名為曼布克獎後，第一件事就是把獎金從原先的兩萬英鎊提高到五萬英鎊（合約新臺幣 330 萬元）；至於惠特比文學獎則有逐年式微的跡象，直到新的金主出現，才在今年初改名為科斯達文學獎，並把年度代表作的額度調整到三萬英鎊（合約新臺幣 198 萬元），與柑橘獎等量齊觀，只不過科斯達文學獎是否能夠迎頭趕上，恐怕還需要未來幾年的持續觀察。

◆ 柑橘獎

今年 6 月公佈的柑橘小說獎充滿了跨國氣息，計有來自奈及利亞的阿蒂雀（Chimamanda Ngozi Adichie），以《半個黃太陽》（*Half of a Yellow Sun*）入圍，講述奈及利亞內戰；英國本土的卡斯克（Rachel Cusk）與哈里斯（Jane Harris），分別以《阿靈頓公園》（*Arlington Park*）和《觀察》（*The Observations*）上榜，其中《阿靈頓公園》集女性意識於一身，描寫女主人翁如何發現男人處處佔了女人上風而憤怒不已，《觀察》則講述一個女人為了逃避自己的過去而到另一個城市擔任女僕的經過；來自印度的德賽（Kiran Desai），把《失落的遺產》（*The Inheritance of Loss*）背景設於喜馬拉雅山區，小說人物包括了一名退休法官、他喪失雙親的孫女，以及一名聒噪廚師的兒子；美國暢銷作家泰勒（Anne Tyler）的《挖掘到美國》（*Digging to America*），描述了一對韓國雙胞胎，因出生不久即被分送到兩個不同的美國家庭從而引發出來的複雜故事；以及來自中國的郭小櫓，以浪漫喜劇《中英情人簡明字典》（*A Conci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for Lovers*）躋身決選名單，小說女主角透過半生不熟的英文探索中英文化和語言、思想的差異——這是中國女作家第一次受到柑橘獎的青睞，引起華語媒體圈和文化界的高度重視。

不過獎項最後的結果，郭小櫓翦羽，敗給了現年 29 歲的阿蒂雀，《半個黃太陽》是阿蒂雀極具野心的第二部小說，背景設於 1960 年代，殘酷的戰爭造成生靈塗炭，阿蒂雀本人出生於奈及利亞內戰結束後的第七年，不過她的兩位祖父都是此一戰事中的犧牲者。

故事的前三分之一相當具有「奧斯汀（Jane Austen）」色彩，小說人物一個個悠閒出場，墜

入愛河，聚會、吃飯、聊天……，讀者在輕鬆的氛圍中見識了奈及利亞市民社會的風情，雖然「革命」和「政治」都是知識份子茶餘飯後熱烈討論的話題，但恰如書中男女主角自以為人生基調已定一般，讀者也陷入了一種錯誤的安全感，以為本書不會離開這樣的鋪陳太遠。

孰料這只是暴風雨來臨前的寧靜——革命平地而起，整個社會突然被撕裂成兩半，五十多萬人在十年之間被殘酷屠殺，先前溫文儒雅、幽默風趣的人物變成受害者或加害人，而讀者從這些原本已如朋友般的人物眼光去檢驗內戰始末，更增添了悲劇的重量與力度！難怪本書雖然面對其他決選作品的嚴厲挑戰，評審團和讀者票選都還是把箭頭指向了《半個黃太陽》。

不過郭小櫓此次雖然敗北，《中英情人簡明字典》在媒體上一直很受矚目，《獨立報》（*The Independent*）還將郭小櫓選為 2007 年的英國文壇新秀，對首次以英文寫作的小說家而言，無疑難能可貴。根據了解，自 2 月出版迄今，《中英情人簡明字典》的銷售成績並不如預期中理想，不過業界認為本書極富潛力，很可能有如去年出版界的驚喜——露易卡（Marina Lewycka）的首部小說《烏克蘭拖曳機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ractors in Ukrainian*），一開始起步相當緩慢，也和幾個大獎失之交臂，但隨著讀者的口碑傳開之後，終於形成了一股旋風！所以郭小櫓和《中英情人簡明字典》雖在柑橘獎中失意，將來或許仍大有可為。

◆ 曼布克獎

10 月份揭曉的曼布克獎，讓報導書市新聞的記者跌破眼鏡，不過愛爾蘭女作家恩萊特（Anne Enright）的《聚會》（*The Gathering*）雖是今年入圍者中最不顯眼的作品，反覆斟酌之後，許多專家終於承認，獎落恩萊特畢竟是曼布克委員良知的抉擇。

過去幾年來由於柑橘獎的重要性激增，曾有批評者一再表示，曼布克獎在競爭下腳步倉惶，已不免呈現出過於迎合市場的趨勢。不過今年的曼布克獎卻顯得胸有成竹，例如曼布克獎初選名單長久以來都有二、三十部之數，但今年的初選名單卻只有 13 部，便是委員會深思熟慮的結果，相信初選名單的數量越容易掌握，不僅評審委員能有充裕的時間消化作品，書店和讀者也較能充分投入；此外，今年的柑橘獎曾引發「新秀寫手 VS 老牌作家」的議論，但曼布克獎卻將焦點放在資深而未成名的作家身上，也顯示了本屆委員們重內涵更勝於製造話題的慧眼，深獲各界肯定。

剛剛過了 45 歲生日的恩萊特，在《聚會》之前曾出版過三部長篇小說、一部短篇小說集，以及一部非小說作品，雖然風評都不錯，也曾獲得一兩個文學獎的垂青，卻不曾享有家喻戶曉的大名，可以說正是絕大多數專業文字創作者的處境。

《聚會》講的是一個愛爾蘭家庭的辛酸史，故事敘述者是一個 30 多歲、生活富裕的賢妻良母，有 12 個兄弟姊妹，當她最親近的弟弟自殺喪生後，女主角把弟弟的屍體從英格蘭帶回老家，藉著家人們再度聚首的契機，試圖探索各種小時候一知半解又不敢詢問的謎團，從而揭開了幾代的家族秘辛。

評審團主席戴維斯（Howard Davies）在頒獎時指出，《聚會》會令讀者感到不適，是一部具



有震撼力且充滿憤怒的小說，雖然不會教人一見鍾情，卻會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仔細推敲戴維斯的弦外之音，便是一般讀者可能會覺得《聚會》讀起來有點吃力，不過他相信讀者一旦進入狀況，就會發現本書並不難讀，而且會覺得小小的堅持值回票價。

市場銷售成績顯然反映了戴維斯委婉而中肯的評價，在今年的六部入圍小說裡，市面上原本呼聲最高的是麥克伊溫（Ian McEwan）的《翠柔海灘》（*On Chesil Beach*），已售出了12萬部以上；其次是巴克（Nicola Barker）的《達爾克曼》（*Darkmans*），售出了11萬本；瓊斯（Lloyd Jones）的《皮皮主人》（*Master Pip*）勝算原和《翠柔海灘》並駕齊驅，不過銷售成績略遜一籌，售出5千多冊；哈密德的《不情願的極端主義份子》（*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賣出了4千4百多本；《聚會》則只賣出了3千2百多本；敬陪末座的是辛哈的《人獸之間》（*Animal's People*），賣出了2千5百冊。

曼布克獎的光環是否將能幫助《聚會》扭轉市場的乾坤呢？今年頒獎後的銷售結果除了能使我們對今天讀者的閱讀習慣有進一步的了解之外，可能也可以看成是曼布克獎在讀者心目中份量的一個新的指標。

◆ 諾貝爾文學獎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比曼布克獎提早公佈，一般英國人對諾貝爾文學獎並非太注意，不過因為今年的得主是定居倫敦數十載的女作家萊辛，整個英國文壇突然沸沸湯湯，熱鬧到讓曼布克獎多少受到了一些媒體的冷落！

不過萊辛的新聞價值無庸置疑，如前所述，她不僅成為歷來諾貝爾最高齡的桂冠得主，也是第10位獲獎的不列顛作家兼第11位封后的女作者，她長期的創作生涯獲得過全歐無數文學獎項，也一而再、再而三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卻不斷落選，今年最被看好的原是美國小說界老將羅斯（Philip Roth），誰知幸運之神最後竟偏愛萊辛，因此評論界先是一陣錯愕，但緊接著便紛紛向萊辛致上誠摯的祝賀，因為今年諾貝爾獎的眷顧，使萊辛終於囊括了英語和歐洲文壇每一個重要的文學獎盃，尤其甚者，萊辛的獲獎無疑實至名歸。

萊辛一生創作不懈，最受世人矚目的有三個創作階段：第一、她1950年代的小說受到自己年輕時在南羅德西亞（今辛巴威）生活的影響，從《青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到《暴力的孩子》系列（*Children of Violence series*），主要處理的都是激進的社會議題，她所塑造的女性反叛份子瑪莎·奎斯特（Martha Quest），成了1950年代末期的女性代言人，也被看成是萊辛的自我投射。

第二、1960年代期間，她開始探索女人的精神世界與內心狀態，以大膽的寫實主義出版了《黃金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創造了另一個亟欲追求自由的靈魂安娜·吳爾夫（Anna Wulf），描寫她的生活與愛情，以及如何汲汲營營地爭取在個人工作、性、母職和政治上的獨立自主，結果逐漸走向精神崩潰的過程，赤裸裸的心靈告白令讀者目不暇給。本書充滿後現代的實驗手法，使《黃金筆記》經常被論者視為早期女性主義的經典，為萊辛奠定了「時

代巨人」的聲譽。

第三、到了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期，萊辛走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創作路線，一條以《黑暗來臨前的夏季》（*The Summer Before the Dark*）為代表，以第一人稱的觀點繼續探索女人的蛻變，另一條則是科幻小說，從1979年至1983年間，以外太空為背景寫出了一系列五部的《*Canopus in Argus*》，採取疏離、全知的視角檢驗人性的各項弱點，不過萊辛的科幻小說令許多讀者和書評人大表反感，造成她的作家生涯陷入低潮，因此她後來曾試圖假藉珍·桑莫斯（Jane Somers）這個筆名重新出發，發表了與傳統萊辛較為接近的《好鄰居的日記》（*The Diary of a Good Neighbour*），卻面臨了一般新人要突破既有出版市場的各種困境，直到1985年《好恐怖主義者》（*The Good Terrorist*）問世，萊辛才又被市場捧回了主流的行列。

萊辛的母親對萊辛的童年生活和心靈世界都有深遠的影響，因此萊辛的許多作品中，一直有一個巨大的母親的陰影存在，可是她卻從未在小說裡正面寫過自己的母親，直到她在今年完成了手稿《阿夫列德與愛蜜麗》（*Alfred and Emily*），才算對母親的生命與靈魂做了深刻的凝視。這本小說的題目以她的雙親命名，講的就是他們的故事，而萊辛覺得這本書很可能也將成為她個人的最後一部創作小說。

◆ 哈利波特完結篇

提起了最後的創作小說，我們當然不能不談《哈利波特》系列完結篇——《哈利波特與致命聖物》。本書英語版在今年英國時間的7月21日午夜正式問世，和每一部《哈利波特》的發售一樣，各大書店大排長龍，引頸企盼的哈迷也往往根據書中人物做不同的造型打扮，活像節慶日！事實上，7本《哈利波特》風行至今，早已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化現象，不信？請看以下數據：

- 所有的《哈利波特》小說在世界各地已售出4億本。
- 《哈利波特與致命聖物》第一版的印量為1200萬本，預售數量刷新了亞馬遜網路書店的紀錄，上市前的讀者訂單即高達180萬本。
- 《哈利波特》小說已被翻譯成65種語言出版，在90個不同的國家問世。
- 「哈利波特」商標的總值已突破73億英鎊的天價（合約新臺幣4818億元）。
- 美國環球片廠（Universal Studios）在2007年5月宣布，將於奧蘭多（Orlando）興建一座可媲美狄斯奈樂園（Disney）的「哈利波特魔幻世界（Wizarding World of Harry Potter）」，預計將於2009年開幕。
- 美國華納公司（Warner Brothers）擁有《哈利波特》人物商品版權，自2002年起投資新臺幣318億元開拓美國境內的波特餅乾糖果系列，至今每年營業額已達新臺幣600億元。
- 《哈利波特》目前一共拍攝了5部電影，製片人都是大衛·赫曼（David Heyman），第五集「鳳凰會的密令（The Order of the Phoenix）」2007年上片，頭三週的賣座即近新臺幣9億9千萬元，前四集在全世界的賣座則已高達新臺幣1015億元，使赫曼成為近十年來影



壇最成功的製片人之一。

- 《哈利波特》作者羅琳的經紀人爲克里斯多夫·利朵（Christopher Little），雖然當初他和羅琳簽約時降低了自己的行情，可是《哈利波特》一炮而紅，羅琳的身價突破了5億4千萬英鎊（合約新臺幣356.4億元），使利朵的酬勞相對高達5千萬英鎊（合約新臺幣33億元），因此業界一般仍稱利朵爲最幸運的經紀人。

很多書評人覺得羅琳的寫作技巧並不值得恭維，因而對《哈利波特》系列的席捲全球百思不解，只好把一切解釋爲天大的好運氣加上成功的市場操作策略。其實，暢銷書之所以暢銷，從來就是一個謎，《哈利波特》的老少咸宜當然是一個致勝關鍵，此外，羅琳的文筆或許粗糙，但她能在每一集《哈利波特》都持續創造出一系列新的人物及其背後的機構、制度、魔法與傳統，複雜而不重複的情節和故事主副線，使她筆下的虛構世界不斷擴大、衍生，讓讀者的想像力能夠隨著哈利波特在無限大的魔法宇宙裡馳騁，這些都是讀者們能夠從不熟悉到變成哈迷的重要因素。

眾所周知，羅琳在出版《哈利波特》之前，是一個渡日艱難的單親媽媽，窮到沒錢複印自己的書稿，只好重新抄寫才能交給經紀人過目，因此羅琳的故事本身也很帶有現代童話的傳奇色彩。今天的她當然已不可同日而語，在富庶的愛丁堡郊區買了一棟豪宅，過去幾年來則努力根據出版合約的要求，每一至兩年寫出一部《哈利波特》以饗讀者。羅琳坦承，結束了《哈利波特》，她一方面萬般不捨，一方面也鬆了很大一口氣，那麼寫完了《哈利波特》之後，羅琳是否還有新書的計畫呢？讀者們只好拭目以待了！

◆ 雷布斯落幕

有趣的是，離羅琳新家很近的還住有另一位蘇格蘭暢銷作家——伊恩·蘭金，蘭金以偵探小說享譽英國文壇，而他最著名的雷布斯警探系列也選在今年推出了完結篇——《退場音樂》（*Exit Music*），比哈利波特只晚了一個多月。雖然《退場音樂》的問世不至於像哈利波特那樣造成搶購一空的盛況，但所有的雷布斯迷卻都唏噓不已！

某些好事者有意在蘭金和羅琳的比鄰而居，以及兩部完結篇的先後出版上做點文章，不過平心而論，其實一切純屬巧合，當然這兩部系列有他們的共同點，而且這個共同點正是造成兩位主人翁同時在今年退出舞臺的主要理由——兩位作者都是以「真實時間（real time）」的方式來書寫小說主角，因此讀者們也可以說是和哈利波特及雷布斯同步成長。更具體一點說，哈利波特剛出場時只有11歲，到了第七集時已經17歲，母親保護他不受侵害的魔法有效期只到他滿17歲爲止，因此羅琳早在1997年第一部哈利波特出現時，就已預見了這本完結篇中的正邪大對決；雷布斯在1987年出場時已經40歲，當初蘭金雖然無意把雷布斯寫成一系列的偵探小說，不過一路寫下來到了今天，雷布斯終於到了退休的年齡，因此蘭金不得不替雷布斯的警探生涯譜上休止符。蘭金說，早知道會有今天，他真應該把雷布斯寫得年輕一點兒！可見小說家雖是他筆下虛構世界的神祇，但小說人物一旦寫活了，在某一個程度上會有自己的生命，是連小說

家自己也無法控制的，而這也正是文學創作神奇的魅力所在。

蘭金筆下的雷布斯吸煙、酗酒、深沉、難以親近，和蘭金本人相差甚遠，但他們最大的雷同在於博覽群籍。蘭金本人出生於 1960 年，從大學時代起便以寫作為職志，雖然也曾在愛丁堡大學攻讀英語文學博士，不過後來結了婚，爲了養家糊口在倫敦接下了雜誌編輯的工作，就中斷了學業。

1980 年代中期，蘭金出版了首部小說《洪水》（*The Flood*），雖有好評，卻未造成轟動。他在 1987 年寫出的《交叉繩結》（*Knots and Crosses*）裡，首次介紹了雷布斯警探這個角色，不過他的野心是想藉由偵探小說的類型對偉大的經典文學做各種隱喻和對比，所以書中文字和主角的名字都有多重文義，可惜文評家們都沒看透箇中蹊蹺，倒是吸引了一批爲數不多但忠貞的偵探小說迷，於是蘭金開始成爲專業作家，但日子過得相當清苦，1990 年還曾爲了省錢舉家搬到法國鄉間，靠他一年五千英鎊（合約新臺幣 33 萬元）的版稅過活。

蘭金生有兩個兒子，小兒子出生於 1994 年，患有一種非常罕見的基因性疾病，而主要的病徵便是嚴重智障，可能一生都無法走路及說話。在 1997 年的時候，蘭金正在創作他的第八部雷布斯小說《黑與藍》（*Black and Blue*），小兒子的病因也在這段期間終於被醫生診斷出來，對蘭金和妻子來說自然有如晴天霹靂，因此蘭金說他深藏在內心無數激動的情緒全都傾瀉在《黑與藍》的字裡行間，不料這竟使《黑與藍》脫穎而出，銷售量比他之前的任何小說都高出四倍以上，從此讓蘭金步入了暢銷作家的行列，到了 2000 年，雷布斯系列更被英國電視臺改編成廣受歡迎的電視劇集，使蘭金的作家地位與銀行存款都獲得了極大的改善。

雷布斯系列小說至今已在全球售出超過六百萬冊，被翻譯成 22 種不同的語言，也獲得過不少偵探文學獎，不過蘭金本人對於偵探小說不受主流文學獎的認可頗有微辭，他說他最大的希望是有朝一日可以看到偵探小說進入曼布克獎的決選名單！至於雷布斯系列爲他所帶來的財富，他當然毫無怨言，只不過他說再大的財富都不夠，因爲他和妻子必須積極爲小兒子的一生未雨綢繆，因此雷布斯退休之後，他希望雷布斯培養多年的副手——女警探克拉克（Siobhan Clarke），將能獨挑大樑。換句話說，雷布斯系列雖然落幕了，蘭金另一個新的偵探小說寫作生涯才剛剛開始。👉